

荣获台湾联合时报文学首奖

幽默大师周腓力亲授
大陆独家版权

先婚后友

周腓力文集

小说卷



93272

美籍华人大陆独家授权
幽默大师周腓力经典作品

先 婚 后 友

周腓力 著

金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4 号

DP97/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腓力文集:先婚后友、洋人吹牛/(美)周腓力编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1995.12
ISBN 7—80048—108—1

I. 周… II. 周… III. ①小说—作品集—美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美国—当代 IV. ①1712.45②1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951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100006)

保定燕龙印刷公司

850 * 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305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084—108—1/I·21

定价:13.80 元

苦尽幽默来

(代 序)

周腓力

1984年元月26日，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在那一天，联合报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洋饭二吃》，为我开创了笔耕生涯。

由于发表的当时，我已接近“知天命”之龄，所以有不少读者感到好奇，问我为什么不早几年动笔呢？

我的回答是，在那之前，我虽有过各种冲动，但就是没有创作冲动，奈何？直到那一年，其它冲动才算是提前退休了，终于让创作冲动乘虚而至，而且其来势之猛，还让我手握笔就坐立两难，寝食不宁哩！

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创作冲动其实就是诉苦的冲动嘛！自从我在1972年先日本而后美国的浪迹天涯以来，我几乎尝遍了人间疾苦。这些疾苦累积下来，到了1984年已是苦满为患了。如强压心头，不予倾吐，我的脆弱的心就非爆炸不可。

但是我在大学时代修习文学的心得又及时提醒我，诉苦

也要诉得有趣味才有人听。如果采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办法诉苦，那反而会弄巧成拙。

为了两全其美，我于是决定了用幽默法来诉苦。

在当时，这可是一种荒诞绝伦的诉苦大法哟。此法一出，到底是凶是吉呢？这是谁也无法逆料的。但是在斯时，我已经抱定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如果此法不灵，我就以身相殉。

结果我大概是命不该绝吧。我的幽默诉苦法非但未成绝响，而且还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共鸣哩！

既然捡回了一条命，我就更加执迷不悟了——我更加决心，非老死幽默之乡不可。

当然我也明白，幽默文学只是文学中的末流一支，发展空间极其有限。这是因为主流文学以歌颂真善美为宗旨，然而幽默文学却偏偏要凸显什么假恶丑，这样反其道而行，焉有不作法自毙之理呢？

有例为证：有一年我在台北，某单位属意我写一本《国父孙中山传》，条件是要写得很幽默。我仔细一想，天呀，这怎么可能呢？国父是那么一位正面的伟人，我怎能忍得下心来幽他一默呢？再说他身边的人，若没有做成烈士则都是元老重臣了，我又怎好意思在他们头上大动幽默干戈呢？由于这种局限，某单位许下的重赏我也就无福消受了。

事实上不但《国父孙中山传》不能用幽默诉苦法写成，其他任何以公卿王侯、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为主人翁的小说或戏剧，也一概与幽默无缘。幽默文学在题材上的狭窄性，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幽默文学缺乏动作空间，这就造成我的产量极少，

下笔若无神的困境。对于一个等米下锅的人来说，这简直是自取灭亡嘛，所以许多朋友都善意地劝我不要太固执，要左右开弓——即左手写幽默文章，右手写不幽默的文章，如此才会有“钱”途。有位文友方心豫，他懂得“拆字”，他甚至预言，如果我肯左右开弓的话，就会终生有“粥”吃的。他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的决心始终未曾动摇过。

不为所动的原因，除了我对幽默文学的一片痴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我的自知之明。我早看出写不幽默的文章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个个都是好手，要想和他们竞争是何其难呵！

但是目前在写幽默文章的人却还不算多，在北美也只有远人、刘安诺、陈汉平、吴玲瑶、周愚、郎云、邓海珠等寥寥数位文友，所以趁人少的时候爆个冷门，机会就大多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写幽默文章的必须具备一项条件，而此项条件我已经有了，那就是，我的自尊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敢说，这项条件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

巧也巧在这里：幽默的主要成分正好就是“自嘲”。一位美国近代诗人，Carl Sandburg，甚至直截了当地下了这样的界说：“喜剧旨在嘲笑人生，机智旨在嘲笑别人，幽默旨在嘲笑自己。”自嘲就是作践自己、糟踏自己的意思嘛！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就是要舍得放弃自尊，舍得让自尊扫地，这可不是想做就能做到，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啊！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一直视自尊为第二生命——受之父母，不得损伤。要我们放下自尊，那可是比放下屠刀还难哟。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以及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都难得有自嘲式幽默出现，理由就在这里。

就连我们近代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和梁实秋二翁，他们

也极少自我调侃，恐怕也是因放不下身段之故吧。梁伯伯（家父的中学同学）直到晚年才敢跟自己开点玩笑。例如在《割胆记》一文中，他抱怨从他胆囊中取出来的300多粒石块中，竟没有一粒是宝石，这字里行间就有自嘲味道了。

还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颇能自嘲，但一提笔为文，却又正经八百起来，这大概是自尊心只放下一半吧。胡适先生就是一例。在课堂上授课，他把孔子之言称为“孔说”，孟子之言称为“孟说”，自己的言论则称为“胡说”。下课后打麻将，由于屡战屡败，他也常在牌桌上发牢骚：“这世界上没有鬼，但是打牌有鬼。”这类生活中的自嘲幽默，却都未曾见诸文字。

对了，胡适先生为什么会在牌桌上连连失利呢？读者们如果好奇，我倒是有个幽默答案——胡先生屡遭败绩是因为遇人不淑嘛。我的意思是，他经常跟徐志摩同桌而赌。“志摩”和“自摸”谐音，老跟“自摸”和牌的搭子聚赌，他焉有不败之理呢？若想扭转乾坤，我看胡先生只有改名为“胡满贯”才行了。

写到这里，我想有读者一定要问：既然林语堂、梁实秋、胡适这些大文豪都不能放下自尊，为什么我却能呢？

不瞒各位说，因为我的自尊心所受过的无情打击比他们每个人都多，甚至比他们三人合起来都多嘛！须知自尊心这玩艺儿不是想放就放得下的。它是在经过了持久的、严厉的打击之后才会自然下垂的。当我发现我的自尊心下垂到了再也抬不起头来的程度时，我起初也很耽心，但不久我又发现，我的自尊心越是下垂，我的幽默感就冒得越高。了解到自尊心和幽默感之间的你消我长，你灭我生的关系以后，我不再耽心了——如果自尊要下垂，就任其下垂吧！好在失之自

尊，又收之幽默，于我有何损失呢？

从1984年算起，我致力幽默文学之创作，至今已有10年了。而这10年当中，我一直没有机会就幽默这个题目发表任何意见。事有凑巧，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华人文化世界》任编委，向我索稿，遂乘机献上我的愚见，并敬以这篇短文献给祖国幽默的同好，并求指正。

序.....	1
洋饭二吃.....	1
一周大事	21
死有余温	43
成功的秘诀	71
先婚后友.....	100
风水轮流.....	136
爱情的学问.....	159
离婚周年庆.....	201
职业病人.....	217
离婚进行曲.....	233
弦外知音.....	241
为奶奉献了一生.....	275
便当.....	300
七年铁窗空余恨.....	308
贫与富.....	328
有福之人.....	337
新父与子.....	347

目
录

录

洋饭二吃

在美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有出路。他们当球员。洛杉矶市有雷克斯球队，队上篮球明星，个个年薪百万以上，具百万富翁资格。

四肢不发达的人也有出路。他们作商人。我的老板杰克逊先生，四肢不发达。这和他慵懒个性有关，能卧的地方，他绝不坐起，能坐的地方，他绝不站立，能站立的地方，他一定要靠墙或倚门而立，来节省力气。所以我早晨上班的时候，杰克逊先生斜倚在我办公室门上，向我神秘一笑，令我一点也不惊讶。他低声对我说：

“唐人，你能腾出几分钟时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吗？”

杰克逊先生是美国南方人，下意识里有种族歧见。他对我从不呼名道姓，只用“唐人”来称呼。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唐人”的尖刻意味，不会殃及他人。

我带齐卷宗走进老板办公室，杰克逊早已半卧在座椅里。他双手抱头，纹风不动。办公室壁上悬挂着四幅业务状况图表。近两年来，经济衰竭，所以图表上面，营业和利润曲线

都向下弯曲。我不便先开口，等了半晌，才听见杰克逊先生尴尬地启齿：

“你是知道的，我不做生意，只做图表。”

“我知道。”

“我请你看一看壁上图表，再告诉我这两年来，业务曲线是往下垂的，或是往上翘的？”

“我看是往下垂的。”

这时女秘书露丝小姐走进来，问老板：

“你要不要咖啡？”

“一杯黑咖啡，黑得像我的良心。”

露丝再问我：

“周先生，你呢？”

“请你给我一杯又黄又甜的咖啡，黄得像我的脸，甜得像你的脸。”我答。

“露丝，”老板突然插嘴：“你给唐人的咖啡加浓一点，我看他今天需要浓咖啡。”

我马上听出话里有因。我已经知道带来卷宗是多余的了，我也知道老板想说什么，但是我不能不作最后努力，来试图挽回饭碗。我来美三年，有五次失业记录，深知失业不是好玩的事。初来美国时，我试过推销汽车，后来发现华人经理以华欺华，克扣我佣金，才愤然离职，其间我学会迂回推销术，现在正是运用迂回术的时机。我问：

“杰克逊先生，你当过兵没有？”

“体格不合。”

“我在台湾当过预备军官，学过战术。战术书上说，攻击是最佳防御。”

“美国要跟人打仗吗？”

老板既然会错意，我只好另找题目做文章。我再问：

“杰克逊先生，你昨夜有没有观看雷克斯队赛球的电视转播？”

“我不看赛球。我懒得看百万富翁在球场上跑来跑去，满头大汗，太费力了。”他重申慵懒哲学。

“我认为雷克斯队赢球的原因，是采用了攻击，攻击，再攻击的战术。他们疏于防守，但他们在攻势上获取的利益，足以弥补防御上的疏失。商场如球场，生意上也得采攻势。不错，目前经济不景气，大家采守势，紧束裤带……”

“我大肚皮，不束裤带。”老板打岔。

“别人守，我们正好攻。趁现在攻占别人地盘，等经济一复苏，我们的地盘就稳住了……”

“唐人，好口才！”老板阻止我往下说：“我看你在这里工作，是大才小用，加上经济萧条，你的才能更无从发挥。请相信我，以你的口才，你应该到大学去教书，一定成名教授，我先预祝你成功……”

老板说了大堆鼓励话，但只是苦药外面的糖衣，我无心细听，脑里紊乱一片。退出老板办公室，我遵旨向露丝交代未完业务。美国公司裁员，说裁就裁，不容多留一天，也不发遣散费，我只领到最后十一天薪水。

下班回家，珍珍和强强在打架，妻也滔滔不绝诉苦：

“一整天烦死了。两个小鬼打个不停。冰箱化冰，漏得一地水。马桶又堵塞，一下午都在忙。今晚再委屈你吃顿速食面。你可别怪我哟，要怪就怪你自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你苦，我也苦，小鬼也可怜。”

妻以为我会照常大发牢骚，所以恶人先告状，想堵我的口，不料我心平气和回答：

“吃速食面也好，往后吃速食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妻听出弦外之音，再看我颓丧的样子，知道事情不妙。她低声问：

“坏消息？”

“我又失业了！”

“你又失业了！”妻提高声调。

“哈哈，爸爸又失业了，羞羞羞。”珍珍在旁鼓噪。

“小孩子少废话！”妻一面阻止珍珍，一面又问我：

“那我们怎么办呢？”

“凉拌！”

这两个字有启发性。晚餐桌上，除了速食面，又多出凉拌黄瓜。我胃口欠佳，黄瓜当前，也引不起食欲。我退席闷坐。

不知何时，妻在沙发另一端坐下，问我：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好在还有六个月失业救济金可领。我再想办法。”

我曾四度靠失业救济金度日，所以妻知道详细数目。她颇不以为然：

“失业救济金每月 600 多块，不足房子、车子分期付款。讲到这里，我又要怪你了。刚来美国，你就要买房子，硬说租房子不合算，现在好了吧？要是付不出分期付款，银行就会拍卖房子。这样，我们一万多块的头期款，不是全要泡汤了吗？”

电话铃响。我拾起听筒，对方是方玉雉，妻的同学，外号“毛鸡”。大学时代，有位教授老眼昏花，点名时把玉雉读作毛鸡。“毛鸡”因而成了她的外号。

“周围，你好吗？我是毛鸡。”

“不好。”

“又在跟胡瓜（妻外号）吵架？”

“我们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所以吵架已无好坏之别。”

“那又有哪一点不好呢？”

“我又失业了！”

“啧啧，我早说过，学文的人来美国要受罪的，当时你还不信呢！你们又来得太晚，错过了景气时期。现在经济衰退，很多人失业，你当然不能幸免。你想想，你不失业谁失业呢？要里根去失业吗？我认为你们该做个小生意，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份差事，就永不失业了。你自己总不至于解雇自己吧，哈哈。”

“你认为哪行生意能做？”

“中国人当然开中餐馆，没有老美来竞争。”

“可是我们没有本钱呀！”

“哎呀，就是没本钱，又想赚钱，才会想做生意呀！已经有钱了，又何必再做生意呢？”

“这句话似是而非，但也有道理。让我考虑考虑。你要不要跟胡瓜讲话？”

“她心情一定不佳，改天再跟她聊吧。你们好好商量，从长计议。再见。”

“毛鸡再见。”我放下听筒，问妻：“你当过兵没有？”

“性别不符。”

“我在台湾当过预备军官，学过战术。战术书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你想假自杀？”

“我想开餐馆。”

“我煮干饭成稀饭，你炒荷包蛋成混蛋，怎样开餐馆？”

“难道傅培梅在娘胎就领到烹饪证书？凡事都可以学会呀！”

“哪来本钱呀！”

“我们台湾带来的钱，不是还剩两万吗？”

“好呀！你打歪主意打到救命钱上来了！你要搞清楚，拿救命钱去做生意，赔掉了又怎么办？难道你真的狠心，要逼我带着珍珍、强强去跳科罗拉多河？”

“所以我说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嘛。现在已到了背水一战、死里求生的关头。”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绝不答应你动用救命钱，那是留下来应付不时之需的。”

妻不答应是一件事。我开始留意世界日报上的分类广告，又立刻发现中餐馆都不便宜，不是两万块能打发得了的。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日报当中，世界日报有最大篇幅的分类广告。单在“商业栏”项下，每天就有十几幅餐馆求售广告，开价大多在10万至20万美金之间。这也难怪，单是厨房设备——炉头、冰箱、冰柜、锅碗瓢盆，价值已近4万，再加上食堂内的装潢、冷暖气设备、桌椅、灯饰、收银机、音响设备，和室外的霓虹灯招牌，开价10万以上，实不为过。最便宜的餐馆，顶让费也在5万左右。我开餐馆的念头，渐渐冷淡下来。

女人常常令人费解，她们的嘴巴特别硬，心又硬不起来。妻看我每天愁眉苦脸，好象动了恻隐之心。她有天对我说：

“你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我看到你就心烦。不如出去走走，看看餐馆，当作散心也好。”

“好吧，我们扮观光客。”

我们的观光范围，包括洛杉矶市及其卫星市镇；我们观光对象，包括中餐馆、中式速食店、中式外卖店。人在失意后幽默感也最足，每到一家中餐馆，我对餐馆老板劈头一句就是：

“馆主，听说贵馆是这里观光胜地，我们慕名前来瞻仰……”

“美食庄”是南门市“观光胜地”之一。“庄主”开价5万，后来竟肯以3.5万成交。经过妻解释阮囊羞涩的窘态，他又退让一步，慨允先收两万头款，余额分期汲取。条件合适，妻似为所动。打听之下，原来南门市是轮胎厂、汽车装配厂汇集之地，近两年来，汽车工业四面楚歌，工厂停工，工人赋闲。我们自己深受失业之苦，但也不愿到“同是天涯失业人”中间去讨生活。

另一“观光胜地”在柔似蜜市，地点适中，房租低廉。附近居民全是脑满肠肥、食量惊人的墨西哥人。台湾来的移民简称他们“老墨”，早期华人移民称他们“吕宋人”。我想，老美不给我饭吃，我来给老墨饭吃，一定有利可图。只可惜店主陈老先生，非要5万一次付清。妻尊称他“老伯”、“同乡”、“君子”，他也置之不理。

这一趟观光下来，我的梦全醒了，奇怪的是，妻反而进了梦乡。她对陈老先生的餐馆，念念不忘。有天她对我说：

“我一直在想，柔似蜜那家餐馆，小巧玲珑，你我两人就照顾得过来。我算过，如果一切自己动手，多的不敢说，每月弄千儿八百人工钱，总弄得出。何况自己开餐馆，全家在里头吃，一千块就够付房子、车子的分期付款，能多赚两百，还可以买健康保险，我们就不怕生病了。”

“再能多赚一百，又可以买人寿保险，我们连死也不怕了。”我揶揄道。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嘛？我在讲正经事呢！”

“你正经，那位陈老君子更正经。他非要五万现金，我们到那里去筹？”

“俗话说，朋友有通财之义。你有没有朋友周转一下？”

“我只有两种朋友。一种是有钱而不肯借，另一种是肯借而没有钱。”

“废话！”

“难道你还有第三种朋友？”

“毛鸡有没有来过电话？”妻问。

“没有。”

“她先生是工学院高班生，来美国 20 多年。工作一直稳定，薪水又高，一定很有积蓄。她的房子就值 50 万呢！她还说，她投资股票赚大钱呢。她劝过我拿出救命钱来买股票，但是我不敢。”

“你想求助于毛鸡？”我问。

“我想试试。她跟我在大学时代是好朋友。”

“不见得吧。在我失业以前，她是三天一小电话，五天一大电话。我失业以后，她再也不打电话来了。”

“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美国，个个都忙。